

文章達徳綱領

四

和書門			
二	七	八	三
六	六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七	八	三
四	六	六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838	
冊數	6 (4)		
函號	207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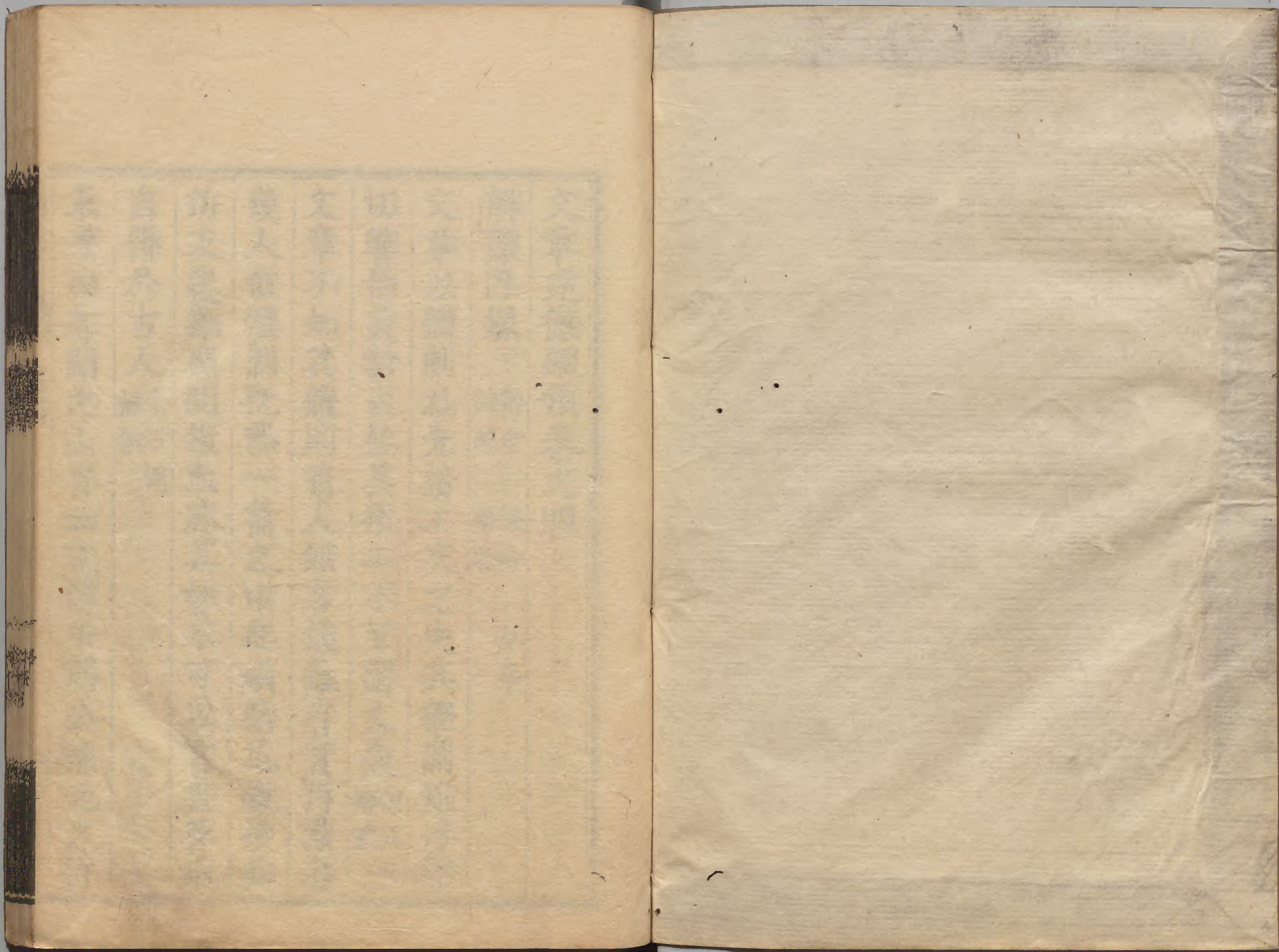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章達德綱領卷之四

辨體內錄

辭命詩賦

議論雜著

叙事

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文矣

倪正父辨體

文章不知其體則喻人無容儀雖有實行識者幾人哉體制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反覆難應閔鎖血脉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自得於古人

金石例辨體

東萊曰嘗聞之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元之竹

明治十三年購求

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某
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論文章常先體制
而右文之工拙蓋嘗觀子瞻醉白堂記歐曰文
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
耳東坡聞之曰介甫屢列學記乃學校策耳以
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
不疑也

西清詩話

陳右山云記者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歐公
醉翁亭記直記其事而文出自自然少游謂醉翁

亭記亦用賦體信也矣

脩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復契會相參節文

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

文心雕龍辨體

章表奏議

贊頌歌詩

符檄書移

史論序記

箴銘碑誄

連珠七辭

習儀乎清麗

楷式乎明斷

軌範乎覈要

體制乎宏深

王維禎曰文章之體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
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
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為四途夫文體區別古誠
有之然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
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既述其事
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
具者以為叙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
鳳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是雖遷史不知其然晉
人劉勰論之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

金錫不和不成器事理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
真西山曰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
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以明義理切世
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
否則辭雖工亦不取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
曰叙事曰詩賦古今文辭固無出此四類之外
者文章正宗
浦陽鄭栢曰辨體
辭命之文乃天子制誥群臣冊命諸侯詔赦

天下宜諭外夷皆所以代言者也

議論之文或諫諍論說或發明義理或敷折

治道或褒貶人物所以正乎理者也

叙事之文則筆人事之始終師旅之征代創

制之本末交好之情辭而紀載乎實者也

詩賦之文則發乎性情止乎禮義所謂情動

乎中而形於言者也續正宗

體格明則規矩正古文矜式

辭命之文貴婉切

議論之文貴精到

叙事之文貴簡實

詩賦之文貴婉麗

右入境之法也

辭命諭詔告勅附典璽書批答冊符命制

西山真氏曰按辭命之文周禮大祝作六辭以

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氏曰辭非也曰命謂禘謚

命曰誥謂康誥盤誥之屬曰會謂晉會蒲之會曰禱謂如衛太子戰

禱曰誅謂如哀公誅仲尼之誅內史凡命諸侯及孤鄉大

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命御史掌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

質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

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

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

誥康誥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

以之行師誓衆并誓秦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

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

陳畢命君牙罔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

傳焉意者王言之言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示

以訓乎漢世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

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為

重故今以為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為經

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

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

降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溫厚之指至偶儷之作

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

之誥誓命為祖文章正宗

西山真氏曰按文中子曰漢之詔冊則幾乎典
誥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
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義於卹人乎文中子之論
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訓誥誓命皆
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為後世法秦漢以
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純
如曰昔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
下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
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惻怛憂民之

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以
為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興元赦令能興起人
心以其詞尚偶儻故不入正宗

正宗註

明王鏊曰予讀尤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
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
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若魯羽父
請薛侯晉陰飴甥對秦穆公知宮對楚共王簡
而莊若臧文仲對王使周景王責晉人爭閭田
巽而直若鄭人告楚將服于晉子產對晉問入

陳對士文伯壞垣游吉對楚使雖或發于感憤
然猶壯而不激若晉狐突對懷公解揚對楚子
大叔儀對衛獻公屈而不撓若展喜對齊侯吳
蹶由對楚子齊國仇對晉詞窮矣然且文焉道
而飾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朝告諸侯晉韓簡
請戰偽而恭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列犁對鄭
子羽楚遠越請宋華向誣而近正若晉呂相絕
秦叔魚歸季孫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
王之遺風乎予生嘗訥其思所以變其氣質而

無由因彙梓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
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道其常而作彛憲者謂之典

珊瑚
辨射

陳其謀而成嘉歎者謂之謨

同

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

同

即師衆而誓之者謂之誓

同

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

同

出於上者謂之教

同

行於下者謂之令

同

言而諭之者宜也

同

特而戒之者勅也

同

諭告

海虞吳訥曰按西山云諭告以書考之若湯

誥其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

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

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

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呂氏有曰文章從容

委曲而意獨至惟尤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

為然蓋錄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

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得而

比焉

辨體

西山云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

造語不可尖新

辨辭

詔

海虞吳訥曰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

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惟

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為近古至偶儷之作

興而去古遠矣東萊呂氏云近代詔書或用
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
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
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
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
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辨體

經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

珊瑚詩
誥

詔以昭宣德意貴正大而尊嚴仁愛之心油

然 古文務式

詔宜典重溫雅謙冲惻怛之意藹然君宜臣
下之文宜古朴素直率毋用之乎也者字 文式

璽書

海虞吳訥曰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
之尤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
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用
玉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
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
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

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
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
也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載於詔令之前讀者
其必有以得之矣

辨體

批答
海虞吳訥曰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
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
之意批答則來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東
萊文鑑輯批答詔勅各為一類可見矣唐史

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
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
進者也讀者於是其尚考諸

辨體

冊

符命

海虞吳訥曰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
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
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
公以羅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
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右

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
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
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籒蓋冊策二字通用至
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專謂之冊
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冊登而崇之者冊也

珊瑚
辨體

冊宜富而雅

文式

制
誥

海虞吳訥曰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

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罔命是
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
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
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
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
罰大除授用之曰發勅者授六品以下官用
之即所謂告身也宋兼唐制其曰制者以拜
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庭誥
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

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
 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辨體
 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謂之制珊瑚
 制宜峻厉典重文式

誥

誥以告示上意貴嚴正而輕重得宜於式

西山云誥貴乎典雅溫潤

議論

諫表奏疏策彈文檄
 露布書戒論辨說解
 原證題跋問對七體

西山真氏曰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
 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誥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磋
 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
 以六經語孟為祖而書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
 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彤日旅獒
 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
 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
 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為議論之首他所纂
 述或發明義理或敷折治道或褒貶人物書記

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為世膾炙者學
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為準的則反正之評說道
之辨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又必本之則華
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文章正宗

諫

海虞吳訥曰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
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
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荅之際者考之書
可見西山真氏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

文辭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內外傳諫爭
論說之言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有可以為
法戒者間亦采之

辨體

議

海虞吳訥曰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
山蘓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
故臨事而議是則囿之大事合眾議而定之
者尚矣今采漢唐來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
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

間亦取之

辨體

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

珊瑚
辨體

議以議事貴切事而有處置

矜式

議宜方折明白

文式

表

附牋

海虞吳訥曰按韻書表明也標也標著事緒

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

秦改為表漢因之竊掌攷之漢晉皆尚散文

盖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

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

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

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

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

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

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以簡

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叙

忌繁冗一以時代為先後讀者詳之則體制

亦有以得之矣

辨體

李善曰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謝恩曰章陳事曰表効驗政事曰奏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又曰漢魏以來都曰表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表事序傳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文選載諸葛孔明李令伯孔文舉曹子建羊叔子等表體式猶未定至陸士衡謝官表劉越石勸進表漸有體式唐尚辭章學者多留意駢儷而其詞愈工雖將順其美稱功頌

德乃臣子之至情然其流弊不過下諛其上之詞大槩其體便於儷語則脩雅可讀韓歐諸大家之文亦有不能免者文選牋體多是答諸王太子近世上至尊曰表降一等皇右太子王府皆曰牋牋之名自魏始有之今其

體式降於表一等

翰墨全書

表以明通下情貴切當而無冗長

矜式

表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

珊瑚

表宜張大典實

文式

牋脩儲右之問伸宮闈之儀也

珊瑚 辨體

諫戒論事箋皆散文賀箋皆三段進書進物

箋皆四段大畧如表而字樣不同於皇后大

子用之 歐冶

奏疏

上疏 奏對

上書 封事

奏劄 牒狀

奏狀

奏議

海虞吳訥曰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商伊

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

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

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

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

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宜泄則封

以進謂曰封事考之於史可見矣昔人有云

君臣相遇雖一語而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

言而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

已爾信哉 辨體

敷奏起於唐虞自禹臯陳謨之外未有敷奏

之文也至伊尹有伊訓太甲一德等篇周公

有立政無逸等篇則有其文矣猶未有其成

也前漢文帝開廣言之路始有賈山至言賈
誼政事疏自是而後以書疏言事者不勝多
矣或稱上書或稱奏疏恐有宣泄則用封事
於是漸有體式矣奏對者上有問而我對之
也奏議者上有謀而我議之也昌言嘉謀一
問一答載於尚書者此體也至漢則此體尤
多登壇對杖策對和戰議鹽鐵議此類蓋不
少矣嘗謂君臣相遇一二語而有餘上下未
孚千萬言而無補此外有奏劄奏狀臣僚有

萬言書布衣有賢良策又如進卷進論連篇
累牘其體式不一而足此姑序其略云

翰墨
全書

羅大經曰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
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
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
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
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輪對

五劄皆可法

鶴林玉露

奏以奏事貴明白體面而感上應下

矜式

奏宜精理懇切意思忠厚

文式

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

辨 珊瑚 體

狀者言之公上也

辨 珊瑚 體

牒者用之官府也

辨 珊瑚 體

策

海虞吳訥曰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

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

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

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

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

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

茂焉迨後唯宋蘇氏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

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所取焉讀者詳之

辨 體策以籌謀貴縝密而可施行 矜 式

策者條而對焉者也

珊瑚

彈文

海虞吳訥曰按漢書注云群臣上奏若罪法

按劾公府送御史臺鄉校送謁者臺是則按

檄

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目
名曰彈事若唐文粹宋文鑑則載奏疏之中
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
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
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
疏彈文其辭氣亦各異焉觀者其尚考諸
彈以糾劾姦惡貴嚴正而不容走脫

於式

辨體

海虞吳訥曰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蔡公

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
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
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
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挿羽以
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眾不可以義隱
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
檄以散文為得體豈不信乎

辨體

檄皎也喻使皎然知我情也

檄者激發人心而諭禍福也

辨體

檄以飛達軍情貴雄健而感動人心 於式

露布

海虞吳訥曰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前亦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師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

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借一體西山先生嘗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龕無害觀者詳焉 辨體
捷書不緘揄羽而傳之者露布也 珊瑚 辨體

書

手書家書附書長書上狀簡手簡牘尺牘附啓劄牒

海虞吳訥曰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徃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

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
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
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為脩辭之助至若唐之
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
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
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哉

辨體

書簡往復古無所考其始起於先秦乎呂相
魯仲連樂毅李斯諸書班班見於史傳自漢

而下文選所載尤備唐宋諸大家文集皆有
之所施各有其體或曰奏記或曰小簡或曰
尺牘近體又有所謂上狀代劄或三幅五幅
或七提九提不勝其紛紛矣大抵卑之達尊
必致敬而盡禮其辭以謙恭為主次而敵體
之交際又次而卑幼之往復則其禮以漸降
殺矣

翰墨全書

書以摠寫事情貴條達而隨人所好
書者續而述焉者也

珊瑚
辨體

書宜簡要明切 文式

狀以形狀事跡貴明白而閑通律令 矜式

簡以傳事意貴簡要而分明 矜式

簡者質言之而畧也 珊瑚
辨體

啓劄

按啓式文選有任彦昇謝示七夕詩啓又謝脩墓啓皆臣啓君之辭其式與近体無大異亦用儷語首末亦同略如今之表牋文粹有杜牧上李大尉等啓韓柳集多有之意後來

卑達尊之辭皆用之或書簡亦謂之啓不盡拘儷語啓字之義訓跪蓋跪而陳之也後來寢失其義文勝滅質凡交際皆有啓豈特跪而後敢言凡肅拜再拜頓首平常交際皆用之矣况啓乎

按劄唐以前文無此體至歐蘇集中有奏劄乃臣告君之辭其餘書翰往復亦不見有劄体凡疊幅提頭只曰尺牘手簡如近体用啓必用劄提頭疊幅不勝煩瀆後之用工翰墨

者宜變此体矣

翰墨全書

啓以啓發所言貴安詳而有体面

矜式

啓者文言之而詳

珊瑚
辨體

牒狀

羅大經曰右氏傳王子朝之乱晋命諸侯輸

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晋士伯折之乃受牒而

叙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盖春秋時霸主

於列國已用之

玉露

又曰周益公家藏改陽公家書一幅緜斜封

乃冷壽光牒其詞曰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

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

位某牒盖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

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

也

玉露

戒

海虞吳訥曰按韻書誠者警勅之辭文章緣

起曰漢杜篤作女誠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

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誠子孫及警世之語可

為法者庶讀者得所警發焉

辨體

戒以規警貴嚴正而不可犯

務式

論

附評

海虞吳訥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
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
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
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
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
論秦適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

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

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

彛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議

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

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辨體

言其倫而折之者論也

辨體

論以論理貴反覆而盡事情

務式

論宜圓折深達

文式

辨評以評事貴公平而服衆

務式

辨

海虞吳訥曰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辨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闕世教有益後

學雖工亦奚以為

辨體

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

珊瑚辨體

辨以辨明貴曲折而善解結

矜式

辨宜方折明白

文式

說

附解

海虞吳訥曰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

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燁燁而譎誑是
 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
 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
 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
 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廬學
 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
 為上若天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說
 亦無大相遠焉辨體
 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珊瑚辨體

說以說理貴明白而不煩解注矜式
 說宜平易明白文式

解附喻證

海虞吳訥曰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
 說亦無大相遠焉辨體

黃氏日抄云進學解類賦體逐段布置各有
 韻

解以解義貴明白而題意朗然矜式
 喻以曉人貴明切而使人心解矜式

原

海虞吳訥曰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
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
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
以示人也山谷掌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
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
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
蓋亦取法於是云辨體
原以原理貴精嚴而直造本原矜式

題跋

附書後

讀某書

海虞吳訥曰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
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
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即
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
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某後之名迨宋歐曾
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
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齊盧
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

躡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
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
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辨體
題以品物貴忠厚而有益於彼 矜式
跋以繫尾貴簡當而有所發明 矜式
問對 附難
海虞吳訥曰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間答之
辭式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
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

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
自慰者焉洪氏景廬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
文中傑出楊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
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
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
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景廬所
云學者亦所當知 辨體
難以詰問貴糾結而使人難解 矜式

七體

海虞吳訥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
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
命而已容齊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
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
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
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微之類規倣太切了
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
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
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尚駢儷

然遣辭變化與連珠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
後作者鮮聞迨元表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玉
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
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讀者宜以得之

辨

叙事

序題辭
墓碑墓碣

記誌
表錄傳

行狀

謚法

謚議

碑

西山真氏曰按叙事之文起於古史官其体有
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
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
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紀之屬似之

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而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尤氏史漢叙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正宗

序

海虞吳訥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

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叙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為有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辨體

序者緒而陳者也

珊瑚
辨體

序以序事貴直達

矜式

序隨其大小而作其文較寬宜疏通圓美而

隨所叙之事變化 文式

記 附紀志直表錄

海虞吳訥曰金石例云記者記事文也西山
曰記以善叙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
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右山亦曰退之作記
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
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
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記為體
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

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
至歐蘓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為記者宜乎右
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
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
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
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
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
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
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

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有以得之矣辨

記以記事貴方整矜式

記其文較窄宜簡實方正而隨所記之事變

化文式

記以記事貴切要矜式

紀者紀其實也珊瑚

志以志事貴詳明矜式

表以白事貴簡明矜式

錄以錄事貴質實矜式

傳

海虞吳訥曰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

人之事而為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

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

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

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

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

史遷作孟荀傳不止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

體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容談又云范史黃憲

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
 為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
 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穎
 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傳者傳而信者也 珊瑚 辨體
 傳以傳事貴覈實 矜式
 傳宜質實而隨所傳之人變化 文式

行狀

海虞吳訥曰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

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
 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
 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
 任彦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一篇而辭多矯
 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辨體
 行狀宜質實詳備 文式

謚法

海虞吳訥曰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
 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

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贈謚之制實始於周焉崇大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所古人謚號增輯而為之也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為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為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為書

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古今特載周公謚法于編蓋以諸家之說皆祖于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讀者詳之

辨體

謚議

海虞吳訥曰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擿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

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謚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俊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辭者莫不油然而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及門人朋舊有私謚易名之議蓋亦不可不

知云

辨體

碑

銘

海虞吳訥曰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蕭梁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柄

頭陀寺碑亦廁其間至唐文粹宋文鑑則凡
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為一類今故亦依
其例云 辨體
羅大經曰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
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
若湯盤銘大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
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
以紀事述言而謂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
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

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
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玉露

唐荆川曰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乘是
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
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
惡兼載則以善善為予以惡惡為奪予與奪
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
為予以不得銘為奪奪因予顯故其為教也

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
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詳
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
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簡是
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
銘之濫且誣也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
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以為多愧辭豈中郎
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
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怪

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

珊瑚
辨體

碑宜雄渾典雅

文式

墓碑

海虞吳訥曰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
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
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為鹿盧繞之繚用以
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
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
始稱神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

其地而名耳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
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叙學行
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
陵谷遷改埋銘墓記則墓誌異名古今作者
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
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
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
寸長則皆弗錄近世弗知者至將墓誌亦刻
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

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
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不
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之所弗由也辨體
碑以誌悲貴哀慕務式

墓碣

碣者揭其操行而立之墓隧也

珊瑚
辨體

碣宜質實典雅

文式

墓表

墓表者其辭則叙學行德履

辨體

墓誌

附

墓記

埋銘

墓誌者識其名系而埋之壙穴也

珊瑚
辨體

誄

附

哀辭

海虞吳訥曰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
親踈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
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
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
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列生時
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

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是則後世有誄辭
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
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
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揚仲武蓋皆述其世
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於歐陽
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
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
之哀辭焉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
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

短句及楚體不同作者不可不知 辨體

誅者累其素履而質諸鬼神也 辨體

哀辭 辨體

海虞吳訥曰哀辭則寓傷悼情而有長短句

及楚體不同作者不可不知 辨體

祭文 冊祝

海虞吳訥曰古者祝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

祝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

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叙

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

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

因喪塋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

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

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

巧語虛文蔓記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

所厭聽也 辨體

詩賦 詩賦 騷 頌

西山真氏曰按詩賦之文自虞賡歌夏五子之

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
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九
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
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
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
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
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掌
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
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

百篇楚詞之後以爲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
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
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胸次要
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
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虞夏二歌與三百五
篇外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若箴銘頌贊郊廟
樂歌琴操皆詩之屬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注
楚詞後語或曰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
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

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吝脩然有自得之越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為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為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正宗

詩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

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

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

三山李氏曰未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之足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声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宜導於外無所湮鬱此所以導和之至也

孔氏曰治世之政和順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故其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

極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故樂之至也乱世之政乖戾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譖人投界豺虎怒之甚也國將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故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睹言顧之潛焉出涕思之篤也

安成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則可劓人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

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爲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簣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

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朱子曰周禮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

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
問風雅興無天子之風義曰鄭漁仲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風自是風之体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不必說雅之降為

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可必及倒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其不敢從

廬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

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
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
朱子曰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
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太師之教國子必使
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
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
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語錄曰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

調大呂調越調之類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語錄云直
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比者以彼狀此如
螽斯綠衣之類語錄云引物爲說者比也興
者託物興詞如閔睢兔置之類語錄云本專
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曰而接續云者興
也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
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

句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那箇物事是
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弈弈寢廟
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皆是
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
近却不同詩或謂那箇物事之體與比之
如藁砧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
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
體如青青原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厓林木有枝憂來

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興體不一或借眼前
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
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彼興起
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
無興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
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
得詩本指
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兕豨
專於興而閔睢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

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其詞中又自有不
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
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
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三字相應而已
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
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
會意可也
詩之比興舊來以閑睢之類為興鶴鳴之類
為比掌為之說甚詳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

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以
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
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
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
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

慶源輔氏曰凡詩声音之節製作之體有此
六義而教詩與學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
綠衣雖以比妾又因以興起其詞睢鳩雖以
起興又以摯而有別比右妃之德也獨舉二

者以例其餘耳
賦而比小弁八章賦而興野有蔓草黍離氓
六章漆洧小弁七章比而興下泉氓三章綠
衣興而比閔睢漢廣椒聊巧言四章賦以興
頌弁賦其事以起興泮水首三章

安成劉氏曰呂氏嘗謂得風之體多者為風
得雅之體多者為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而
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為風或
為雅或為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
者不特比興之例為然也

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
動物也

刺羨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

珊瑚體

風以動物貴情直而語婉

矜式

大抵風是民庶所作

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

儒說又名有正變之別

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

珊瑚
辨體

雅以詠政貴鋪張正大

務式

大抵雅是朝廷之詩

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也

頌宜典雅和粹

文式

大抵頌是宗廟之詩

古詩

海虞吳訥曰按西山真氏輯文章正宗凡古

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掌刪定者皆不敢錄

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謠之類列於古

詩之前且曰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

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

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為首終於荀卿俛詩以

俟考質云

辨體

西山真公文章正宗上虞劉氏風雅翼悉本

朱子之意而去取詳畧則不同率以二家為主若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焉律詩雜體具載外錄

辨體

蘓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

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

珊瑚

詩之文句長者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二

言者若肇禋之類八言者如我不敢效我友

自逸之類是也

摯虞云詩有九言洞酌彼行僚挹彼注茲是也然此當為

二句其說非也文則

振振鷺三言之所起

關關雎鳩四言之所起

維以外求懷五言之所起

魚麗于留魴鯉六言之所起

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所起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所起

以上源流至論

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

四言詩前漢楚王傳韋孟諫楚夷王成詩

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

蔡寬夫詩話曰或云

五言詩枚乘然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蘇李二人也

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

七言詩漢武帝栢梁殿連句

九言詩魏高貴鄉公髦 以上山堂考索

海虞吳訥曰四言古詩國風雅頌之詩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則間出而僅有也選詩曰言漢有韋孟一篇魏晉間作者雖衆然惟陶靖節為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是也宋齊而降作者日少獨唐韓

柳元和聖德詩平淮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制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後人所及自時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為尚而四言益鮮矣今取韋孟以下得十餘篇以備一體若三曹等作見于古樂府者不復再錄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橫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于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詭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義之正者為得之矣 辨體

海虞吳訥曰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蘓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尤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求明而下柳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

極矣唐初兼陳隋之弊唯陳伯玉專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迨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瞻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有非衆人之所能及也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矣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

議論為主而六義益晦矣馴至南渡逸相循
襲不離故武獨考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
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
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齊居感興
之作則盡發天人之蘊載韻語之中以垂教
萬世又豈漢晉詩人所能及哉讀者深味而
體驗之則庶有以得之矣

辨體

海虞吳訥曰世傳七言古詩起於漢武栢梁
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群臣能七言

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
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騏駕駟馬從梁來音自
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
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
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對偶也後梁昭明
輯文選載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
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後人換韻體
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董擬作者多
馴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

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雄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喊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辨體歌行

海虞吳訥曰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襄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

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故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即事爲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

迄于近代取其辭義之弗過於淫傷者 辨體

歌 辨體

荷吁抑揚求言謂之歌 辨體

歌宜通暢響亮讀之使人興起 文式

行 辨體

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 辨體

行宜快直詳盡 文式

引 辨體

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 辨體

引宜引而不發 文式

吟

吁嗟嘒歌悲憂深思謂之吟 辨體

吟宜沉潛細詠讀之使人思怨 文式

謠

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 辨體

謠宜隱蓄近俗 文式

曲

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 辨體

曲宜委曲諧音 文式

歎

感而發言曰嘆 辨體

怨

憤而不怒曰怨 辨體

篇

本其命篇之義曰篇 辨體

詞

感傷事物托於文章謂之詞 珊瑚 辨體

詞以寄情貴深而語緩 辨式

詠 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義有群鴟詠

唱

魏明帝有有氣出唱

弄

古樂府有江南弄

樂

齊武帝有估家樂朱臧質有石城樂

別

杜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思

太白有靜夜思

樂府

海虞吳訥曰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
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
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

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
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
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
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
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
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
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
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
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

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廟坐定奏求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廟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考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

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略以為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

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呢雜厭人視聽雖浮
淫鄙俗不敢芟蕪何哉近豫章龙克明復編
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間若後魏楊
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
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爲先愷樂燕饗歌
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爲制作家之助
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于後以
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證焉其或有題無辭或
雖存而爲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茲亦不

得錄云

辨體

樂府宜喜怒哀樂各極其情而範之以禮或
和或奇或古隨題體之

文式

郊廟歌辭

吉禮

海虞吳訥曰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
禮考之於古禮樂之備莫過於周故詩序謂
昊天有成命則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則
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載芟良耜則大明堂
社稷之歌章焉千載之下音樂既亡而其歌

詩尚存者以其辭焉爾秦漢以降代有制作
然唯漢唐宋為盛者蓋其混一既久功德在
人雖其道不能比隆成周然其致治制作之
懿終非秦魏晉隋南北五季之可比也讀者
其尚考焉

辨體

愷樂歌辭

軍禮

海虞吳訥曰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
奏愷樂大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鄭
康成云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是則軍禮之

有愷樂其來尚矣若夫鼓吹饒歌橫吹之名
則起于漢崔豹古今注云漢樂有黃門鼓吹
天子所以燕群臣短簫饒歌乃鼓吹之一章
亦以賜有功是則饒歌與橫吹得通名為鼓
吹曲但所用異爾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
於鼓吹謂之饒歌又有橫吹曲二十八解然
辭多不傳曹魏掌改漢饒歌為十二曲而辭
率矯誕厥後柳宗元進唐饒歌洪武中宋濂
擬宋鼓吹雖如魏之曲數而辭義殆過之矣

今特漢曲之後以為好古學者之助云

辨體

燕饗歌辭

賓禮
嘉禮

海虞吳訥曰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閔雝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芣采蘋此則燕饗之有樂也王制曰天
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皆奏鍾鼓此食
舉之有樂也漢明帝定樂二曰雅頌三曰黃

門鼓吹者皆燕射及宴群臣之所用也又有
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然世
皆不傳唯晉荀勗所定歌章具存唐貞觀初
新定十二和之樂其曰天子食舉及飲酒奏
休和受朝奏正和正至禮會奏昭和皇太子
軒懸出入奏兼和而史亦亡其辭迨宋建隆
中始作朝會樂章載之于史今錄所存晉宋
之辭以俟採擇云

辨體

琴曲歌辭

海虞吳訥曰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者也故先王以是為修身理性之具其長三尺六寸象歲之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法六合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今觀五曲九引十二操率皆後人所為若文王居憂孔子荷蘭將歸等操恣戇躁激害義尤甚故皆不取而獨載昌黎所擬諸作于後先儒謂深得文王之心者是也西山真氏又云琴之音以淳古澹泊為上今則厭

古調之希微誇新聲之奇變雖亦鄭衛矣此又有志於琴者不可不知也

辨體

相和歌辭

海虞吳訥曰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絃竹更相以和執節者之歌魏明帝分為二部晉荀勗採舊辭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唐樂志云平謂清調瑟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唐樂志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曲也與前三調摠謂之相和調張永元嘉技錄又有吟嘆四

曲亦列于相和歌云

辨體

清商曲辭

海虞吳訥曰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已來舊曲其辭皆古調晉馬南渡其音亡散宋武定閔中收其聲伎南朝文物斯為最盛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南伐得江左所傳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則兼奏之後隋平陳文帝善其節奏曰此

華夏正聲也乃微更損益以新定律呂因於太常置清高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用十部樂清亦在焉至武后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廢弛曲之存者僅有子夜上聲歡聞前漢阿子下督護讀曲神弦等曲俱列於吳聲而西曲則石城樂烏夜啼烏栖曲估客莫愁襄陽江陵共戲壽陽等曲或舞曲或倚歌則雜出於荆郢樊鄧之間以其方俗故謂之西曲古之樂錄

曰上聲等辭哀怨不及中和梁武政之無復雅句矣今時錄其辭意稍雅者以俟考訂云

辨體

賦附辭文

海虞吳訥曰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諷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

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閑行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侘詩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成相等弗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侘詩亦非賦體故今時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辨體

海虞吳訥曰屈宋之辭家藏人誦兩漢而下
祖襲者多晦翁編類楚辭後語一以時世為
之先後至其體制則若詩若賦若歌若辭若
文若操與夫諸雜著之近乎楚者悉皆間見
迭書而不復為之分類也迨元祝氏輯纂古
賦辨體其曰後騷者雖文辭增損不同然大
意則亦本乎晦翁之舊也是編之賦既以屈
宋為首其兩漢以後則遵祝氏而以世代為

之卷次若當時諸人雜作有得古賦之體者
亦附各卷之後庶幾讀者有以得夫旁通曲

暢之助云

辨體

採撫事物摘華布體謂之賦

珊瑚
辨體

賦以體物貴詳盡而文切

矜式

賦宜敷衍富麗事意詳盡而語不繁冗

文式

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

珊瑚
辨體

騷宜精深痛切而極其情

文式

休齊云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

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

感傷事物托於文章謂之辭

辨體

辭以寄情貴情深而語緩

吟式

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

辨體

楚

海虞吳訥曰楚國名祝氏曰按屈原為騷時
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
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
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

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
體以兮字為讀遂為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
出本詩之義以為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
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抵皆祖於是焉
又按晦庵先生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
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叙事陳情感
今憶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
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為賦則如
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

托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與
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
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賦者要當辨此而
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矣

辨體

兩漢

海虞吳訥曰祝氏曰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
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
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
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

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
詩之義者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
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
兼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
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
何有又或失於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詠歌
之遺而於麗也何有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
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
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

詩後四
六十八
以為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為辭若情若
理有不暇及故其為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
則之與滛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
兩漢為古蓋非魏晉已還所及心乎古賦者
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滛而取其所以
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辨體

三國六朝

海虞吳訥曰祝氏曰掌觀古之詩人其賦古
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

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况情
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於辭
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腐惟恐一
話未新搜竒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
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
之所為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
直外焉而已矣蓋兩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
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
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

道後四
六十一
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於此益歎古今人情如此

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其終不泯也

辨體

唐

海虞吳訥曰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頹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就有為古賦者率以徐庾為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為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

雖除而律之根固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
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詩古賦一以騷
為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
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鱸炙但太半是論
體不復可專目為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
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制
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辨體

宋

海虞吳訥曰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

俳體曰文體右山謂歐公以文體為四六夫
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為之至於賦
若以文體為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甬
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
不兼之矣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
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為一代之
文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於此言
則宋賦可知矣

辨體

元末

海虞吳訥曰元主中國百年國初文學不過循習金源之故步迨至元混一士習不變於是完顏之粗獷既除而宋末萎靡之氣亦去矣延祐設科以古賦命題律賦之體繇是而變然多浮靡華巧抑揚歸羨至末年而格調益弱矣今取黃氏等數篇附於宋賦之後其他詩文間亦錄附各卷云

辨體

明

海虞吳訥曰聖明統御一洗胡元陋習以復中國先王之治當時輔翊興運以文章名世者率推兼旨宋公濂為首迨若太史胡公朝則又宋公之所畏服者也今采二公所作以昭我國家文運之興非若漢唐宋歷世之久而後盛也若夫重熙累洽作者非一尚俟博采而備錄云

辨體

箴

海虞吳訥曰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
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
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残缺不全獨周太
史辛申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故為
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
萊先生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
須依虞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
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
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有志於文辭者不可

不之考也

辨體

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

珊瑚
辨體

箴以懲劓貴嚴切而使人痛心

務式

箴宜謹嚴切直

文式

銘

海虞吳訥曰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
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然亡其
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
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

勒銘以致戒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
勞烈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惺鼎是也又有以
山川宮室門閤為銘者若漢班孟堅之燕然
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
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
銘可以為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
斯蓋得之矣

辨體

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

珊瑚
辨體

銘宜深長切實

文式

贊

海虞吳訥曰按贊者贊義之辭文章緣起曰
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
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
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
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頌贊二題皆出矣
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而有
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
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

當宗東方朔畫象贊金樓子有云班固碩學

尚云贊頌相似詎不信然

辨體

謔而揚之者贊也

珊瑚體

贊宜溫潤典實

文式

頌

海虞吳訥曰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

者羨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掌考莊子

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為頌斯蓋

寓言甬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用之

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正至如魯頌

之駟駟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之

變故先儒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

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

雅豐縟為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

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辨體

頌以頌羨形容盛偉

文式

雜著

海虞吳訥曰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

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
 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
 體者既各隨體哀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
 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其理之弗雜者則
 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為之主也若夫掛一漏
 萬尚有俟於博雅君子

辨體

雜文体式不一禮俗相交莫大於冠婚喪祭
 冠有祝辭字說婚有書啓禮狀喪有慰有慰
 疏賻狀哀誄祭有祭文行狀謚議碑銘若平

時交際往復則有送序贈說題跋論辨燕會
 侑歡則有致語屋舍落成則有上梁文今皆
 取舊志遺文以見体式云

翰墨全書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
 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
 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
 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
 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

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
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踈齊廬公又云跋取
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躡其胡故跋
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
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

侯考訂云 辨體

題以品物貴忠厚而有益於彼 矜式

跋以繁尾貴簡當而有所發明 矜式

